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五

同治九年。庚午。七月。己丑。密雲副都統

臣字寄。同治九年七月二十日。奉

上諭。聞已革天津縣知縣劉傑。現在密雲。該革員現有查辦之案。

必須迅赴天津等因。欽此。奴才遵即傳問密雲縣知縣唐鉞。據稱

已革天津縣知縣劉傑。係於本月十九日來密。在甯姓家

中居住。是日省中委員王霖亦來密雲。查問該革員住址。

即同委員王霖。由甯姓家中。將該革員傳出。擬即定期起

解等語。奴才查省中委員。既已到密。將該革員劉傑傳出。自

應趕緊起程。奴才遵即派委佐領恩福防禦崇齡。飭令協同

該委員王霖。將已革天津縣知縣劉傑。於本月二十二日。

押解起程。送赴天津。聽候查辦。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景豐奏派員會解革員起程赴津等語。已革天津縣知縣劉傑。現經景豐派委佐領恩福等協同委員王霖。於本月二十二日押解起程。密雲距津甚近。不日可到。張光藻。亦已由錢鼎銘派員解送天津。即着曾國藩毛昶熙。取具該革員等確切親供。迅速覆奏。此事本難措手。該督到津後。統籌全局。次第辦理。其中委曲求全。萬不得已之苦衷。在稍達事理者。自無不諒。刻下府縣一層。堅持定見。當可就我範圍。所最喫緊者緝拏正兇。如能將為首滋事及下手之人。嚴拏務獲。訊取

確供。按律議擬。大局似可粗定。否則萬難就緒。遲則亦恐另起波瀾。該督公忠體國。朝廷素所倚賴。慎勿因循退葸。稍涉遷回。毛昶熙會辦一事。責無旁貸。當無不迅籌商辦也。

庚寅。禮科給事中胡毓筠奏。竊維天津之案。自曾國藩等查辦以來。中外人心均未能服。又派毛昶熙會同辦理。乃眾論譁然。日甚一日。推原其故。總由王三武蘭珍不知如何發落。易滋中外之疑也。查曾國藩等奏稱。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此案似無可疑矣。而原奏內有王三雖經供認授藥與武蘭珍。然尚時供時翻等語。所供若何。所翻若何。中外均不得而知。其何能服

中外之心。釋中外之疑哉。在洋人且疑曰。王三未必認供。其所云認供者。必係曾國藩等袒護百姓也。在士民且疑曰。王三未必翻供。其所云翻供者。必係曾國藩等周旋外國也。洋人之疑愈積而愈深。忿亦愈積而愈深。士民之疑愈積而愈深。忿亦愈積而愈深。難保不再生事端。萬難收拾。彼時欲籌和議而不能。欲顧輿情而不得。為患豈可勝言乎。應請

旨飭令毛昶熙等。妥派官弁。將王三。武蘭珍。解送京師。暫交刑部看守。儻該犯或有途中逃逸。捏報病故等情。定惟官弁是問。然後我

皇上明諭王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會同審訊。確取王
三。武蘭珍實供。秉公定議。再奏奉
諭旨。宣示中外。明知該犯等無知愚民。不足以上塵
宸慮。而案關中外搆釁。王三武蘭珍爲緊要關鍵。不得不提訊辦
明。必如此而後洋人之冤雪。必如此而後士民之惑解。不
獨曾國藩等辦理此案之心。可表白於中外。而疑竇一消。
時局自定。從此中外可相安於無事矣。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曾國藩奏。王三屢經翻供。現已釋還。本日據
給事中胡毓筠奏。請將武蘭珍。王三。解京會訊。以釋羣疑等語。
前羅淑亞來京。告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三並無其人。所獲

之人。的係王二。並稱武蘭珍到案。並未受刑。其意疑係有串供

誣扳等情。嗣據崇厚面奏。所獲王三。實係王二。與武蘭珍所指

之人。籍貫面貌。亦不相符。該給事中所請解京會訊。自無庸議。

惟王三即係王二一層。該督並未具奏。著曾國藩毛昶熙查明

實在情形具奏。至武蘭珍為此案罪魁。該督等是否審訊明確。

將來如何定擬。並著一併奏聞。至緝拏正兇一節。著曾國藩等

懍遵昨日諭旨。嚴拏務獲。迅速籌辦。以免洋人另生枝節。原摺

均著鈔給閱看。

直隸按察使錢鼎銘奏。竊臣於七月十二日。承准軍機大

臣傳諭。同治九年七月十一日。奉

上諭已革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已革天津縣知縣劉傑著錢鼎銘
即行派員解往天津聽候質訊等因欽此欽遵當即派員分投
查傳旋知張光藻劉傑兩員一赴順德一赴密雲入經加
派委員馳往守提迅速解津嗣於十七日奉本月十六日
上諭著錢鼎銘懔遵前旨將該革員等立即解津其起解日期並
著由該臬司迅速覆奏等因欽此臣復立派幹弁飛騎兼程分
路迎提因尚無起解的期未敢遽行覆奏旋於二十一日
巳刻奉本月二十日
上諭仍著懔遵前旨星夜派員前往將該革員等迅解天津不准
藉詞託病等因欽此即於是日午刻據順德府知府任道鎔飛

實旨接臣初次嚴劄即力催該革員於十八日帶病啟行

又據十七日派出武弁馳報十九日在柏鄉縣途次接遇

委係力疾趲程並據原派解員候補知縣張光鍔等稟同

前由復經臣派保定府通判吳保琛馳往望都縣一帶嚴

飭革員張光藻及歷派各解員由便捷小路兼程前往不

准繞道省城以期迅速至劉傑一員二十二日亥刻據密

雲縣知縣唐鍇原派委員候補知縣王棠稟稱押解該革

員於二十二日星馳赴津不敢延誤

御批知道了

壬辰安徽巡撫英翰奏竊臣恭奉六月十四日

寄諭。飭將長江水師。會同提督黃翼升。妥為整頓等因。又奉六月

二十五日

寄諭。以天津民教啟釁。詢及沿江沿海口岸防兵。能否可靠。嚴飭帶兵各員。隨時訓練。實力整頓。以期有備無患等因。欽此。仰見

宸謨廣運。先事豫防。無任欽服。竊伏查天津一案。現經曾國藩等持平妥辦。原不至有意外之虞。惟法人因利乘便。是其故智。值此釁端已兆。難保不挾形勢以為要求。誠如

聖諭。兵端不必自我而開。防維實屬刻不容緩。

天語煌煌。明燭萬里。竊自去歲回任以來。即總總然竊慮。求為有備無患之謀。是以將皖防各軍。一律整頓訓練。復於今歲

校閱營伍之便。親自操演。以期緩急可恃。嗣奉到前次寄

諭。芽即與馬新貽往返函商。以為江皖長江千里。久為外國輪船熟路。欲事防維。非守險於下游不可。欲守險要。非以沿江數省全力。並注一處不可。自古捍禦外侮之道。言戰不如言防。守平不如守險。馬新貽現擬調皖軍數營。為暗中先事之圖。芽已不動聲色。留為抽撥。令暫駐安慶附近。如果有警。即由金陵派輪船迎往。甚爲便捷。其下游一帶。馬新貽已暗為布置。惟江口自吳淞以上。江陰以下。口面過寬。江省現有之兵輪廣艇。尚不敷分布。馬新貽深以為慮。芽會同妥籌。留商黃翼升。擬將上游水師。暗中抽調數營。以

捕拏江匪為名。陸續下駛。暫紮金陵附近。或皖省蕪湖一帶。儻遇緊急。即會萃一處。以補輪船兵力之不足。黃翼升深嫻兵略。諒亦允從照辦。凡此調動。皆係慎密辦理。皖軍未出本省。水師不過焦山。皆不致動遠人之疑。而一有調遣。皆可相赴。至於安慶省防。本有親軍各營及澄清營礮船扼紮。拏無事之時。已密加布置。有事似尚可恃。拏於抽撥馬新貽現調一軍之外。仍擇防軍中精銳可靠。久歷戰陣者五六千人。作為兩大枝。令其仍在穎亳一帶駐紮訓練。專為一時緩急之備。此外如有未盡事宜。再當隨時會同馬新貽妥為商辦。以慰

宸廑。

諭軍機大臣等。英翰奏覆陳辦理情形一摺。據稱捍禦外侮。言戰不如言防。守平不如守險。現已密撥皖軍數營。暫駐安慶附近。其下游一帶。馬新貽已暗為布置。並密商黃翼升抽調數營。以捕拏江匪為名。陸續下駛。暫紮金陵附近一帶。至安慶省防之軍。尚屬可恃。現復選擇精銳五六千人。作為兩大枝。駐紮潁亳。隨時訓練。以備緩急。覽奏均悉。天津之事。現經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與法使辯論。雖已漸就範圍。而能否消弭釁端。尚未可定。長江防守。自應嚴密圖維。即著馬新貽。英翰。將江防上下游密速布置。聯絡聲援。以期有備無患。劉銘傳忠勇素著。此次聞

名。該已星馳就道。何日起程北上。著英翰即行奏聞。
癸巳。江蘇巡撫丁日昌奏。竊臣行抵泰安途次。欽奉寄
諭。丁日昌業經起程。由旱道北上。著仍遵前旨。兼程前進。馳赴天
津。幫同曾國藩毛昶熙商辦一切等因。欽此。時因沿途積水未
消。深至二三尺不等。臣觸暑遄行。復患舊日吐血之症。未
便以醫藥耽閣要公。仍復晝夜兼程。於二十四日行抵天
津。所有天津一切應辦事宜。均經曾國藩毛昶熙布置井
井。臣仍幫同會商。勒限府縣。務於數日內將兇手儘數緝
拏。一面飭天津道留傳縣中捕快八班。先行給予重賞。令
其購線緝獲。逾限則將該役嚴辦。大約如此大案。總須緝

獲四五十人。分別斬絞軍流。或可虛抵多而實抵少。將來兇犯供無前任府縣指使。則府縣之不能正法。更可不煩言而解。總之理所能允之事。先為認真妥辦。然後理所不能允之事。方可與之力持。若議抵議賠之後。而彼族猶要求無厭。似可邀齊各國公使。與之評理。一面密飭各口陸兵。以守為戰。並重價雇布美等國兵船。搗其安南後路。一面

欽派大員出使各有約之國。宣布其無理。邀眾國而共責之。彼英俄等國。此時但恐中國官吏無彈壓百姓之威權。致異日彼族蹈聚殲之覆轍。是以汲汲然聚而合謀於我。若既為

議抵議賠。則各國既無切身之慮。勢必從中理阻。想斷不願兵連禍結。致誤貿易大局。惟議抵議賠二事。均從速辦理。一氣可成。與之定奪。庶免遷延愈久。枝節愈多。至泰西各國。專以戰鬭為業。船與礮皆有日新月異之勢。西北南三境。皆將與我接壤。東又有日本狡然伺釁而動。我若不破除因循積習。以飭吏治。更改綠營兵制。以練精兵。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臣等雖粉身碎骨。亦不足以報國家而謝天下。此微臣區區憂悚愚忱。願以自勉。而又願與各省疆吏共勉者也。

諭軍機大臣等。丁日昌奏行抵天津。陳明幇同商辦大概情形一

獲。此案緝拏正兇一層。疊經諭令曾國藩督飭地方官嚴拏務獲。乃時將兩月。尚未辦有頭緒。未免遷延。茲據丁日昌奏稱到津後會同勒限府縣購綫懸賞。務於數日內將兇犯儘數緝拏。並稱如此大案。總須緝獲四五十人。分別斬絞軍流。或虛抵多而實抵少。將來兇犯供無前任府縣指使。則府縣之不能正法。更不煩言而解。所籌不為無見。中外交涉事件。總須迅速妥辦。況此事枝節繁多。尤不宜虛延時日。丁日昌謂議抵議償之後。而彼猶要求無厭。似可邀齊各國公使與之評理。所見亦是。惟此次啟釁者。除法國外。尚有俄英比意等國之人。早成連横之勢。且未將為首滋事及下手之人。訊明議抵。不但不能與之評

理。即議賠一層。亦難論及。曾國藩仍當嚴飭丁壽昌等。先將真正兇犯趕緊儘數緝獲。會同毛昶熙。丁日昌。成林。悉心研訊。按律分別懲辦。斷不可再有遷延。至議抵之說。彼時在我有辭。而各國以貿易為重。則因勢利導。所議各事。或不難一氣呵成。張光藻。劉傑。現已到津。即著曾國藩會同毛昶熙等。訊取該革員等確切親供。先行入奏。

丁日昌又奏。安南沿邊膏腴。如香江等處。在安南為三省地方。在中國不過一郡。即該國之所謂東京也。近年為法國所占據。故法國重兵及提督等官。皆住紮於此。安南人恨入骨髓而無如之何。計在香港由水路至香江。約四千

餘里。而安南陸路則與廣西交界。由廣西邊界進至胥江。

未知有無山川阻隔。可否

諭飭廣西巡撫。密派委員。前往該處確訪一切情形。繪圖貼說。並

密探安南能否自強。有無報仇洒恥之志。遇有可乘之機。

能否與中國水陸夾攻。儻能得實在情形。亦可儲為將來

萬不得已之用。再派員查探一着。似應作為出自疆吏之

意。並非由於奉

命。即法國聞之。亦尚易推宕。

諭軍機大臣等。安南國沿邊膏腴。如胥江等處。在安南為三省地

方。其廣不過中國一郡。該國謂之東京。近年聞為法國所占據。

有住紮重兵。並設提督等官情事。安南陸路接壤廣西。由廣西
邊界至晉江。道里若干。有無山川阻隔。著蘇鳳文密派幹練有
識之員。前往該處確訪一切情形。繪圖貼說。並將近日安南與
法國情意是否融洽之處。據實奏聞。此係機密要務。派員查探
一層。即作為疆臣之意。不可言明出自諭旨。庶不致涉張皇。想
該撫必能仰體此意。慎密籌辦也。

甲午。翰林院侍講學士袁保恒奏。臣誼忝世臣。職叨侍從。
當
君父旰食宵衣之日。正臣子披肝瀝膽之時。謹就愚慮所及。敬陳
五事。雖身羈秦隴。不獲盡捍衛之誠。而心戀

闕廷。庶冀備芻蕘之采。

一民氣不可挫折也。查此次民夷搆釁。雖屬惑於訛傳。實係激於義憤。自

列祖

列宗以來。二百餘年。深恩厚澤所涵濡。濱海臣民。均知同仇敵愾。目視夷人之欺侮中國。實有不平。一旦藉事而發。不能自已。此正民情之可見。邦本之不搖。堪用之勢。制夷之資也。查夷人向來所畏者。中國民心之團結。故每遇拆毀教堂。殺斃教民之案。不敢與民較。而極力與官爭。欲藉官抑民以洩其忿。其不敢輕犯吾民可知矣。誠恐辦理夷案者。顧

慮太多。優容夷人過甚。不厭曲體民心。使民志不伸。其心必散。一旦渙然解體。夷人益無顧忌。愈肆鴟張。雖欲再用民力。而民氣不可復振矣。況津民積成憤怒。萬一操之太蹙。抑之過當。辦理稍有失平。或且激生他變。尤事之不可不防者。臣愚以為當益鼓其忠義。而力鎮其囂張。使之能發能收。可靜可動。常有懍然不可犯之意。夷人有所忌憚而不敢恣縱。亦足隱奪他族之氣。而增重中國之威。

一賠款不宜輕許也。

國家歲入有常。此次軍興。正供不足。半取資於釐稅。得以厎定東南。而自夷人各口通商。百貨被其包攬。除海關而外。

釐稅已遠遜從前。是以陝甘雲貴。兵餉不敷甚鉅。濟以百方羅掘。而缺乏如故。年自上次賠款二千四百萬。陸續抵清以後。海關四成洋稅。始歸我用。若再許以大宗賠款。不惟海上有事。無力應之。即內地剿賊軍餉。亦無所取給矣。查夷人用兵。兵費最重。向來取辦於洋商。若令涓滴皆出自洋商。設遇彼爲思逞。洋商顧惜資本。或陰從而牽制之。若再許以鉅款。竭我之脂膏。增彼之利器。使得轉以害我。甚非計之得也。何如靳而不予。留我富强之本。常有餘力以制之。使夷人不敢輕動耶。歷代以來。中土積弱之勢。半以精華耗於歲幣。欲自振刷而不能。前事之失。可爲殷鑒。

竊意夷人此次積忿較深。索我賠償之費。必以千百萬計。是在辦理夷案者。堅持定見。如其所望非奢。或可量示體卹。凡無厭要求。一概不許。要當多留餘地。為中國自強之計。不可專圖目前息事已也。

一武備不可遠弛也。夷人貪而無恥。狡而無剛。現雖肆意要挾。萬一見我民團結。兵備漸增。知難而退。徐圖再逞。亦事之常有。萬不可因一日之息爭。遂以和好為可恃。既已開此釁端。不能禁我之設備。或以保護洋商。或以彈壓內地為名。分扼海口要隘。為久駐之計。良將勁兵。斷不可輕易遣撤。此外沿海沿江。均當從今整頓。水師而外。助以陸

師礮臺。務使兵船往來之所。洋商往繁之區。均有所顧慮而不敢輕發。伐謀於事前。較應變於事後。事半功倍矣。

一將材急宜多備也。此次事起倉猝。除李鴻章而外。幾無可應調之人。幸而甫經到關。尚未督軍深入。且僅天津一處有警。尚可移緩就急。萬一各處同時有警。又將何以為計。查曾國藩李鴻章皆統兵十餘年。轉戰數千里。身平巨寇。於將材素皆留心。應請

飭下曾國藩李鴻章。慎選謀勇兼優。戰守素習者。或足獨當一面。或能自領偏師。或長於陸路攻擊。或長於水師操縱。各舉賢能。不拘一格。或使之練兵待用。或使之駐守要區。庶勞

於求賢。選於任人。有備無患。不至臨事無可駈策矣。

一沿海宜多修堡寨也。夷人之利器恃乎礮。而礮之靈便恃乎船。若登岸則笨滯矣。如於沿海四五里外。礮船力不能及之處。使居民皆以堡寨自衛。則民氣愈固。處處皆與夷人為敵。僅留一綫內河。官軍以全力制之。較易著手矣。查山東直隸。民俗剛勁。自遭捻亂以來。於堡寨之利。修築之法。已習見而習聞之。若再教以夾牆地道避礮之術。精益求精。必能家自為守。以輔兵力之不足。萬一不得已而用兵。戰勝之後。盡驅夷人於海外。河口扼以重兵。兵民合力。不使更得內犯一步。亦一勞永逸之策也。

以上五條。臣自知無補
高深。况在事諸臣。皆老成謀
國。思深慮遠。凡臣管見所及。皆不出諸臣意計之中。而耿耿
愚誠。不敢緘默自安。是否有當。謹繕摺附驛密陳。
袁保恒又奏。直隸提督傅振邦樸實老成。安詳謹慎。而無
臨機之斷。應變之才。守優於戰。記名提督陳國瑞長於偏
師陷陣。夜劫賊營。而局量褊狹。不能和衆。性情譎詐。敢為
大言。戰勝之後。驕縱難制。祇可激勵裁抑用之。不堪重任。
臣與傅振邦嘗並將擊賊。同事較多。陳國瑞帶兵之始。隸
臣部曲。分帶親軍小隊。其練兵布陣之法。尚係臣所傳授。

故於兩人知之最悉。現當需人之際。知其底蘊。則用其所長。舍其所短。不致貽誤。用敢密陳於

聖主之前。以備參考而神驅策。

八月。丙申。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法國使臣羅淑亞七月二十六日。呈遞照會。大致以天津案未得妥善辦法。仍歸咎於已革天津府縣及提督陳國瑞。且稱法國受害過重。所應用之辦法。應籌畫出常。乃為匀平。並望於情法兩得其平等語。又據送到洋文一件。聲稱文內述天津滋事情形甚詳。並謂此件已鈔送各國使臣。若欲執以為據者。當經臣等將前件洋文。交同文館洋總教習丁韙良繙

譯漢文去後。臣等以天津一案。頭緒紛繁。若不將自始至終實在情形。詳細列敘。正言切論。不足折該使臣悻悻之氣。當由臣等公同商酌。給予照覆。備述此案顛末。告以理所不能辦者。斷不能以曲從。理所應辦者。必當如其分量。仍歸到該使臣情法兩得其平一語。以箝其口。於二十八日繕交該使臣查照。並鈔錄來往照會。函致曾國藩毛昶熙。丁日昌。成林。崇厚備案。旋於二十九日。據丁韙良將羅淑亞所交洋文譯送前來。臣等詳閱所言。大指亦以歸咎官吏為主。該使臣既欲持以為說。必應逐層詳剖。研覈虛實。方足為辯論之資。並由臣等鈔寄曾國藩等詳詢確覆。

以昭覈實而杜狡展。正繕摺間。羅淑亞復經照會前來。大
意仍係拘執前說。應俟曾國藩等辦有端倪。再行照覆。
大學士直隸總督曾國藩工部尚書毛昶熙奏。竊臣等前
奉七月十一日寄
諭。曾國藩現將天津府縣解交刑部等因。欽此。又奉十二日寄
諭。府縣抵償一節等因。欽此。仰見
朝廷法外施仁。於該府縣等曲予保全。以伸正氣而崇
國體。凡在臣僚。同深感激。續奉十六日寄
諭。張光藩劉傑現在何處等因。欽此。續又奉二十日寄
諭。本日據軍機大臣呈遞直隸按察使錢鼎銘稟函等因。欽此。臣

國藩查該府縣自六月十六日撤任以後。即日請假離津。臣初見該員等本無大過。不欲於撤任之後更予重咎。故各允其所請。其時尚未奏參也。迨羅淑亞到津照會臣處。欲將府縣議抵。臣與崇厚酌定革職交部。皆在府縣離津數日之後。不惟該員等不及聞知。即微臣初意亦不及此。實非奏參後仍復縱令潛逃。其後奉到七月十一日改解津郡之

旨。仰體設法保全之意。即經飛檄催提。而該員等一往順德特就醫藥。一往密雲安置眷累。相距較遠。臣檄臬司委員分提。二十五日劉傑解到天津。二十七日張光藻亦已解到。臣

等擬即會同丁日昌當堂審訊。取具該員等切實親供。奏
明辦理。旋接總理衙門來信。稱法國繙譯官德微里亞遞
到洋文照會。大意言府縣及陳國瑞主使證據。現飭同文
館速行繙譯。該府縣親供。應俟所譯洋文寄津後。按照所
指各節。逐一詳細質訊。敘入供摺。方免歧外。應即遵照辦
理。俟寄到洋文之後。再行取具供摺。分送總理衙門刑部
以便覈辦。至拏犯一節。現在已獲三十七人。仍嚴飭文武
地方員弁。認真購綫。將在逃首要兇犯。儘數弋獲。一面設
局派員。隔別研訊。不任狡展。首者擬以實抵。從者擬以軍
流。如此分別嚴辦。庶足以杜外患而消亂萌。

諭軍機大臣等曾國藩等奏。提解已革天津府縣到津。總理各國
事務衙門奏。近日辯論情形。並鈔錄照會呈覽。張光藻劉傑以
奉旨治罪人員。理應在津聽候查辦。乃一往順德就醫。一往密
雲安置眷屬。遷延多月。疊經嚴旨催促。始赴天津。以致洋人枝
節叢生。任己私而貽誤國事。賢能之吏。豈應如此。現在羅淑亞
所遞洋文。業由該衙門譯出。即著曾國藩等按照所指各節。逐
一詳訊。取具切實親供。其事所必無者。固應明白剖晰。其情所
或有者。亦不可諱飾遷就。庶有以折服洋人之心。不致再滋口
實。至緝獲正兇。實為此案最要關鍵。早則該使無可置喙。遲則
該使愈肆狡謀。羅淑亞於七月十三日到京後。詞氣尚為渾涵。

現因時隔兩旬。津事尚無頭緒。遂致主使證據之說。持之愈堅。此其明證。若再不迅速辦理。此後波折愈多。收拾愈難。曾國藩等務當督飭地方文武員弁。認真購綫。將在逃首要各犯。儘數弋獲。訊明懲辦。其現獲各犯。亦著詳細研究。務得實供。毋任狡展。成林到津後。毛昶熙計已交卸。仍著暫留天津。會同曾國藩籌辦一切。丁日昌於洋務情形。素稱熟悉。此次兼程到津。籌畫各事。均極認真。即著幫同曾國藩等悉心妥辦。務協機宜。以副委任。洋文內有牽涉陳國瑞之語。並著曾國藩等詳查確訊。據實奏聞。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並羅淑亞照會二件。及照覆一件。譯出洋文一件。均著鈔給閱看。

法國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天津釀成之變。至今已經兩月有餘。中國未用辦理之善法。以息本國忿恨之氣。中國官辦理此案各種情形。有損本國之體面。並有虧本大臣在中國應行之保護。論天津滋事之百姓。因有主使。在領事官署毀斃領事官。暨副領事。並在署之客官夫婦及商人等。在教堂中慘殺教士。在仁慈堂中肆殺貞女。並將領事署天主堂仁慈堂等處財物。搶掠一空。放火燒毀。擅取拆取本國旗號。此情已屬可惡。所加等者。惡徒慘殺殘忍之詳細。萬口傳播。大約貴親王暨諸位大臣。皆已詳聞。本大臣傷心慘

目。不忍再執筆書矣。試問正法兇犯。及按第一合理之公
正辦法。至今竟無一毫。且一切奏摺公文信函。皆將兇犯
之好處。代為表出。將被殺員屈之人。要定斷餘韋。所欲定
斷者。乃係天津居民。先信毀謗教堂及陷害教士之謠言。
由此積疑成忿。激出事端。至今不但不正法兇犯。反欲輕
減其罪。此等辦法。恐難至妥善。中國官褻慢之行為。即在
本大臣告天津府縣及陳國瑞事內。本大臣在津郡之時。
不肯訊問該官犯。謂此犯應由刑部覈辦。迨本大臣甫入
都門。即聞將該官犯又解回津郡。如此辦理。未審有何可
取。將取失兩國之和乎。抑取本國或依此出常之辦法乎。

又聞被告之三官犯。二人脫身北行。一人往南奔避。必須
中國心地閒展。洞明法國所受之害過重。應用之辦法。惟
妥善可補。仍應籌畫出常。乃為匀平。並望貴親王急如此
辦。方能於情法兩得其平。想貴親王亦以為然也。為此照
會。

給法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來文。以津民滋事一案。法國受害甚重。應
用辦法。惟妥善可補。仍應情法兩得其平等因。查中外辦
事。誠如來文所云。必須情法兩得其平。天津一案。若不將
自始至終實在情形。詳細列敘。即情法兩字。亦屬無從懸

斷。此案津民發難之始。實因匪徒迷拐幼童。妄疑教堂主使而起。其殺傷領事之地。係在通商大臣署外。並不在領事署中。當豐領事往見崇大臣時。若不向崇大臣連放二槍。即放槍後能聽崇大臣勸阻。暫在通商大臣署中躲避。亦不至遽為津民殺斃。即如貴國人古得名亦同豐領事到通商大臣署中。彼時經崇大臣留在署中。事後用轎送往紫竹林。即未被害。豈非明證。惟豐領事執意冒險出署。又向知縣放槍。致傷縣役。津民因而激怒。聚眾還兇。當時情形。共見共聞。實係如此。本衙門暨曾中堂奏摺信函。不過據實聲敘此事緣由。究竟該民等不得因見此放槍情

形。遂起恃眾殺人之意。是以於津民輕聽謠言。焚燒教堂。曾中堂力為奏請剖雪。重新興修。而於逞兇妄殺之匪徒。現亦嚴飭拏辦。並未嘗謂其情有可原。欲減津民之罪。將來正兇抵罪。即可不辨自明。此外被殺之客民夫婦商合教士。貞士。亦均慘傷之至。實係可憫。除拏獲正兇議抵外。中國自應設法體卹。搶掠之財物。中國亦應照數賠償。前次照會。業經大概言明。至拆毀旗號一節。實屬愚民無知。不曉輕重。曾中堂前經照會貴大臣。中國現在欽奉

諭旨。齎奉

國書。親赴貴國。以明

大清國

大皇帝大法國大皇帝永敦和好之誼。至天津一府一縣。業經因

辦理不善。革職訊辦。先係解京交部審問。因貴大臣赴津。

是以改為解津。以便就近聽取供詞。乃本月十一日甫經

奉

旨。不意貴大臣已於初九日由津起程回京。遂爾相左。現在該員

等先後到津。當由曾中堂毛大臣訊辦。不日即將供詞送

京。一併交部覈辦。陳提督本係過路之人。前准德繙譯來

署。曾經談過。並無干涉。崇大臣來函。亦云陳提督在寓。聞

知通商衙門有洋人放槍。趕來看視。其時教堂已燒。崇大

臣在衙彈壓。適該提督過橋而來。旋即走去。曾向貴大臣談及。昨崇大臣到京。本爵面加詢問。亦如此說。是陳提督之與津事無涉。確有可信。亦與德繙譯在署所稱並無干涉之言脗合。總之此事理所不能辦者。斷不能以曲從。理所應辦者。必當如其分量。津民聚眾逞兇。殺斃豐領事並貴國男女多人。自應趕拏正兇。以之抵命。方為辦理持平。本爵應再咨催曾中堂毛大臣嚴飭該地方官。迅將正兇按名拏獲。毋使一名漏網。現已拏獲多名。其緝拏未能盡獲者。仍飭嚴拏務獲。其府縣供詞。亦即確取送京。交部覈辦。毋任再遲。以副貴大臣情法兩得其平之意。除俟正兇

筝齋咨覆到日。再行照覆外。合先知照貴大臣查照可也。

法國照覆

為照覆事。昨閱貴親王照會。實有未妥。本大臣所辯之理。並未詳查而推置。是以思揣不必再辯。現今止有一意。俟刑部覆辦完結後。酌量何法。以遵本國所指。再德編譯官向本大臣云。從無原諒陳提督一語。不必將德編譯入於保護之人叢中也。為此照覆。

羅淑亞送到天津滋事記

羅大臣聞得法民在天津被害。遂盡力查訪行兇者為誰。刁唆者為誰。於未出京之時。據所查情形。天津府縣與提

背係國瑞。罪皆難辭。羅大臣即將此情。達於曾制臺。請為詳察三人所行。嚴究懲辦。閱數日。赴津得有確據。使此三人無可推諉。懇切函催制臺。將此兇徒究辦。內云若速行結案。既可雪法國之冤。而息其讐恨。又可平靖地方。今津民盡知刁唆行兇之輩。法國必不輕縱。無如曾制臺不能意見相同。羅公使以為當將請將府縣並陳國瑞正法之故。達之總理衙門。與各國欽差皆知。必先由曾制臺查三人所行。何其奸詭。何其兇殘。據制臺所查明確有三。一曰民間謠言。所告西人與奉天主教之人情事。全係子虛無憑。二曰此謠言係由官紳播散。總未見出示辯其訛謬。三曰在天

津各衙門。未見有人民以迷拐幼孩之事。控告存案。於五月二十三日。法國領事官。副領事。任署之客。教士。貞女。並法俄商人等盡皆斃命。所要者惟將三人所行。據實指明。知府倚情曾制臺保庇。自蒞任以來。三月之久。常以天津官員。謹遵條約為怪。且以遵約為前任官員輭弱無能。此語在案可考。但以言語不足洩恨。復以鬼計聳動人民。或以威恆之。使民之輕信者。共懷忿怒。揆其意見。乃唆民使以行怪情事入告。雖無稽之談。民易入耳。此等案件。於能者辯之。足以鼓動民怒。適得二人。口供訛詐。然二人力弱。所供反覆無定。該府將伊等立即致決。乃令知縣將二人

速行正法。彼時軍律尚未宣示。然知縣亦未敢誅戮而不行。直按律審斷命案。義例多端。該縣竟不按律。實為越權而行。此案既與知府牽連而不可脫。至今府縣二人。互相推諉。知府既得知縣同謀。紳民又呈送萬民傘並牌位以誌感戴。此二物民有受福壓而捐助者。蓋若不捐。則將指作漢奸。偏向西人。而訕謗之矣。詭詐之口供。已經成功。該府所指明道路。民無不欣從。然民所獻之物。該府辭而不收。云予所作乃分所應為。正法二人。不過開端。予所圖乃更有重大之事耳。該府既知所為皆順民心。遂率知縣出示。愈加煽惑。而口供詭詐之三人。有一尚存。名武蘭珍。伊所供與告示之意符合。似作實據。言曾

被教士所使之教民迷住。又指明有王三者。以迷術引誘人民入教堂。所供之事。民皆喜聽。互相傳播。既被府縣告示聳動。更被供言激發。官員遂借安慰民心為名。往查教堂。終無所得。惟指言曰。西人護庇罪犯。不肯交出。查驗教堂與教士住宅時。武蘭珍不能指出一物。以證其所供。眾民於門外擁擠。官員不欲民知查驗之無效。遂帶武蘭珍而回。竊思該犯若令當眾食其前言。則事必中止。或知府一言而眾怒頓釋。適有人以情達於崇大臣。府縣於是回署。竟任陳國瑞與河營人眾成其事。知府在衙門聞鳴鑼。火會盡集。各帶器械。豫備救火救人。燒毀公所教堂。知

府聞見人聲大鬨。出衙但見火燄沖天。以為此事漸已成
功矣。遂仍進署。聽任所激之兇徒。肆行污毀。拆壞仁慈堂。
閱數日。知府見其同謀者。於各省均無成功。
國家於
京師。又極其防範此等兇惡。遂慮及所以飾非之法。自謂莫
妙於捉拏教民。用刑偪令認罪。但未敢明拏教民。便設計
出示。許有捉拏罪犯者。皆得重賞。內言不可捉拏教民。從
有數人。隨即拏到。詎意除一人之外。盡係教民。而此人曾
領仁慈堂茶粥。身上帶有牌照。皆遂用刑。使之承招。酷刑
駭人聽聞。有一人因不肯承認。遂將香炷放於背上。以天

皮肉。如此七日。終又將香炷置於鼻孔內。以燻燒之。更將骨節挫損。武蘭珍從旁指使如何訊問。教民受此酷刑者。今有二人。死生未定。知縣於五月二十二日。往領事公署。以危言對豐領事云。若不立將卽用邪術之王三等交於我手。則衆怒難逃。次日領事出崇大臣之衙。欲死於公署。該縣唆動百姓。令衆攻之。從後喊叫曰。追趕追趕。豐領事已受重傷。卽對知縣放手槍。惜未打着。知縣回署。還有仁慈堂孩童。聚集多人在彼。並若干死屍。帶血插於槍上。中有貞女之兩手。時有兵丁。當知縣目前拏責幼童曰。這是為你的嬸嬸。該縣觀看甚樂。聽兵丁自誇強姦兇殺之事。

更有一事。足使為其罪狀明顯。查私造兵器。雖為例禁。該縣於此事之前。已令人製造。今於天津鐵舖。有兵器出賣。府縣所作明為豫謀。蓋於二十二日。二人偕往崇大臣衙門。欲窺崇大人之意。勸其相從。崇大臣答云。天主之道。最為良善。民雖遵行。不敢作亂。何以如此偪迫。可惜崇大人以正言相規。而二人不納也。至提督陳國瑞帶兵至津。已有數日。早懷不良之意。為官員所素知。迨事端既出。伊雖船頭。進客店。復乘馬獨至河岸。與領事公署相近。彼時浮橋。經崇大人解開。實有救亂美意。無奈陳國瑞擅自令人將浮橋搭上。致害命流血之眾兇。一齊渡河。更以言語勉

之曰。燒罷燒罷。天津有好孩子滅外國人罷。查陳國瑞平素所行。皆與此相類。兩年前。捻匪擒封河間府教堂。伊與分贓。伊北來豈無留跡於金陵鎮江揚州等處乎。且以大員遇此事强辯。欲置身局外。自謂焚殺之時。在船上與童子作樂。更當作何等人品呢。茲所引之事。皆有見證可據。足可考信。若徒以風聞而絕無確證。則一事均不敢記載也。若以西法審問。明查證見。三人更無可逃。天津居民。無論中外。凡羅公使所得遇見者。無不同口一辭。以為府縣陳國瑞三人罪狀昭昭。惟曾制臺視此證據。當為捏造謠言。蓋制臺謂三人無辜而護庇之也。羅公使到津。制臺遂

今伊所告之三人出境。不使其先辯明無罪。實為奇怪。府縣固未親手殺人。死者皆被火會等兇手所殺。兇手之姓名在人口脣上。甚有人自誇扎死豐領事。行兇之輩。固當懲辦。然中國之刑部。先當究治起意主使之人。

國家若仍如五月二十三以來優游蹉跎。則不免有傷

國體。不但法國。即天下各國。必致輕看國弱。無力懲辦兇徒。或從惡謀。而不顧懲。實為之慄然而深慮也。

兩江總督馬新貽奏。竊臣疊次欽奉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七月十三日寄

諭。以天津民教啟釁。查辦尚無頭緒。洋人心懷叵測。雖兵端不必

自我而開。然暗中防維。實屬刻不容緩。應將通商口岸迅速籌防。並將現辦情形詳晰具奏等因。欽此。欽遵之下。即經先後密函會商江蘇巡撫臣丁日昌護撫臣張兆棟妥籌辦理。渤自津門教案事起。兩月以來。洋人消息動靜。滬上探報較速。臣兼攝通商。遇事格外留心。推究津案歸宿之處。多謂此事終可了結。不至遽然用武。其說未始無見。然料敵者不可僥倖敵人之不來。而貴有備以待其來。事機變動靡常。臣何敢稍存大意。竊以江寧扼東南形勝。為長江有事之所必爭。臣自前年抵任後。即陸續調練標兵五營。合之留防之星字二營。演習洋槍。輔以長矛擡礮。陣式口號。參

用中外之法。臣按日親自操閱。尚屬整齊。分布省城內外。

地段雖太遼闊。守望頗能聯絡。另有留防之開花礮隊一

營。紮在下關地方。於江口進省之路。尚為扼要。臣現復檄

調提督吳長慶管帶留防宿遷之慶字三營。駐紮揚州。函

商安徽撫臣英翰酌撥皖軍數千人。派駐金陵上游沿江

一帶。以備緩急。長江提臣黃翼升現在岳州閱操。臣已飛

函請其迅速下駛。並擬將三江水師十四營分汛之師船

暫各歸併本營排泊操練。不使畸零散布。致費臨時提調。

萬一洋船進犯長江。惟有設法禦諸下游。勿令駛過焦山。

若竟進偪金陵。則力扼下關。令不得駛入內河。如其舍舟

登陸。勢將攻撲城垣。除嚴密守禦外。並於沿江扼要之處。
分路設伏。多方以誤之。悉考滬上往事。洋兵遠來。精而不
能多。陸戰性不耐久。非同船不敢野宿。未必肯遠行登岸。
與我相持於城下。臣並先時分致安徽江西湖北各省。以
鎮江為入江第一門戶。金陵又為上游諸省之屏蔽。一旦
有警。則江皖以上。悉皆戒嚴。莫如分兵下駛。合力堵禦。但
得洋兵不過焦山。則鎮江無事。即沿江各省自然無事。此
為兵家爭先上著。亦屬大局義不容辭。昨接英翰覆函。深
以為然。並為轉致劉坤一李瀚章。臨時應可望其應援。似
此通力合作。或不致有疏失。此臣籌畫江甯鎮江一路之

大致情形也。至於江蘇上海。為洋人往來駐足之地。誠如

諭旨示及尤為緊要。議者多以滬上為通商第一口岸。而目下如何布置。輕重極難得宜為慮。臣愚竊謂上海乃各國通商薈萃之區。斷不能因一法國之事。而令各國為之罷市。又必無專在法界一處用兵。而各國晏然安堵之理。羅淑亞雖有將在京洋人帶回上海之說。恐亦未能輕於成行。果其如此。亦不過回依上海租界。以示將在天津決裂之意。未必即在上海作何發動。致礙各國通商也。彼既尚無動靜。若我兵遽到上海。恐未收制敵之效。先為藉口之資。其中殊多不便。且上海一隅。關稅釐金。軍火無一不取給於

此。為權宜之計。祇有廓然示以大公。不必稍涉疑忌。以靖
本地之人心。以聯各國之情好。以裕各路軍需之餉源。似
即保護上海之上策。臣前已密飭上海道遇有中外交涉
事件。務當格外籠絡。以安其心。近來尚屬相安無事。蘇州
雖切近上海。而自松江以達崑太。港汊縱橫。洋兵必有所
顧忌而不敢深入。從前洋人由長江直犯鎮江。而未由內
河入犯蘇州。此其明證。在今日備豫不虞。莫若於浦江甫
入內河總要之區。設伏扼截。較易得力。計蘇省有標兵三
營廣字二營。水師則外海之艇船太湖之舢板。以及鳳凰
山之洋槍練勇。臨警均可酌量調遣。臣前日函請松江提

臣李朝楨查勘海口情形。頃准覆函。所議吳淞江口及蘇松兩郡毗連形勢。水陸要隘。願見著實。臨機必能酌度變通辦理。臣現又密屬其將外海內洋太湖各營師船。調集吳淞。以備緝海盜為名。逐日操演。妥為布置。既就近為上海聲援。並於省城為水陸犄角之勢。則蘇防亦似可有備無患。並不僥倖於洋人之不來。此臣所以籌畫蘇州上海一路之大致情形也。臣正在繕疏拜發閒。又欽奉七月十五日寄

諭。以丁日昌議謂洋人若決計用兵。則由上海搗其後路。此亦韋制之一法。所有江蘇省水陸籌備事宜。均著馬新貽張兆棟悉

心籌畫等因。欽此。臣查上海後路牽制之議。原為津事易就轉圜之計。今李鴻章已移軍到直。則津防更增穩固。洋人當可漸就範圍。若論江蘇籌備事宜。目前兵力。實屬不敷分布。非添募得力勇丁。練成大枝勁旅。殊於戰事尚無把握。而添兵必先籌餉。所有江南之餉。竭力供應淮軍甘軍。尚覺支絀。實無餘力為增兵之計。臣惟有儘現有兵力。酌量緩急。設法防範。如必須隨時添募。容再會商張兆棟悉心籌畫。妥速辦理。仍謹遵節次

諭旨。處以鎮靜。固不敢稍涉大意。亦不敢先事張皇。總之兵端非必不可弭。教案非必不可結。惟在各口岸籌防多得一分

把握。則津事畫辦省得一分顧慮。統籌全局。正將以力爭

大體。此則微臣智術短淺。仰體

聖主眷懷南服。

諄切指示之至意。不覺奮勉與愧憤交深者也。

諭軍機大臣籌馬新貽奏籌防江蘇省水陸大致情形一摺。據稱

江甯扼東南形勝。爲長江有事之所必爭。萬一洋船直犯。惟有

設法禦諸下游。勿令駛過焦山。若進偪金陵。則力扼下關。不令

駛入內河。如登陸攻城。即於沿江扼要處所。分路設伏。安徽江

西湖北各省。以鎮江爲入江第一門戶。金陵又爲上游諸省屏

蔽。江皖以上戒嚴。莫如分兵下堵。上海爲各國通商薈萃之區。

不可稍涉疑忌。蘇州雖切近上海。而自松江以達崑太。港汊縱横。已密屬李朝斌將外海內洋太湖各師船調集吳淞。以備緝海盜為名等語。所籌尚屬周妥。天津之事。雖經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與法使再三辯論。能否即弭釁端。尚難豫定。江防仍應實力籌辦。以壯聲援。所有金陵上游沿江一帶。布置情形。與英翰日前所奏大略相同。即著馬新貽隨時會商英翰督飭在事將士擇要駐紮。力扼上游。並一面咨商黃翼升將分汛各師船。歸併本營排泊操演。毋令畸零散布。上海口岸緊要。務飭上海道遇有中外交涉事件。加意籠絡。迅速辦理。不得以各國現尚安堵。稍掉輕心。吳淞江口。及蘇松兩府毗連形勢。水陸要隘。既

經李朝斌妥為布置。著即咨令該提督將各營師船勤加操練。
嚴密巡防。俾蘇垣與上海兩處。各有援應。仍密屬張兆棟就近
稽查。毋稍疏懈。上游諸省防守。並著咨商劉坤一李瀚章。悉心
籌畫。遇有警信。即可首尾銜接。毋為敵人所乘。此時江防籌備。
惟當就蘇省現有兵力。斟酌分撥。儻有意外之虞。總以扼住焦
山。為防江第一要著。添募勇丁一層。自可臨時籌度。該督素顧
大局。務須處以鎮靜。弭患無形。慎勿先事張皇。致滋口實。

丁酉。安徽巡撫英翰奏。竊奴才接奉寄
諭。飭令劉銘傳迅速赴營。當將遵
旨傳諭。及派員前往各緣由。附片具陳在案。茲於七月二十四日。

接據劉銘傳十八日自六安州麻阜鎮函稱。先後接曾國藩來函。知津門事未定議。銘軍已赴北路。恐劉盛藻等未能膺此巨任。擬即束裝北上。用赴事機。准以本月二十九日。由六安起程。循淮河下駛。取道山東。馳赴行營。函請代為陳奏等語。伏查奴才咨照劉銘傳之文。係於十八日發行。二十一二日間方能遞到六安。該提督於未奉寄

諭之先。一聞緊急。即迅速起程。公而忘私。忠勇卓著。奴才既重其報

國之悃忱。尤服其見事之明決。該提督接到此次

諭旨。必更益加策勉。沿途趲程而行。李鴻章行抵近畿。劉銘傳亦可隨後趕到。恪遵

指授。隨同曾國藩李鴻章妥籌布置。早就底定。

英翰又奏。長江防範事宜。臣現與馬新貽密商布置。業經專摺馳報在案。查長江扼要之地。以靖江江陰之間為第一門戶。其次則焦山兩岸。亦為險要。皆係可戰可守之地。現在馬新貽已函邀黃翼升乘輪船來下。該提督過皖登岸時。臣自當與之面商機宜。與馬新貽妥籌辦理。惟江陰水面既寬。焦山地勢又險。江省兵輪廣艇。不敷分布。必須合上游諸省全力。方可備豫萬全。昨已陳明在案。臣拜摺後。即馳函密商李瀚章郭柏蔭劉坤一請其與馬新貽密為籌畫。何處可以助兵。何處可以助餉。酌量料理。為通力

合作之謀。各疆臣公忠體
國。志存敵愾。且屢奉
諭旨。迅速籌防。定能同心協力。趕為辦理。惟地係隔省。事屬代謀。
仍懇
天恩飭下李瀚章郭柏蔭劉坤一等。不動聲色。與馬新貽嚴密圖
維。早日籌商妥協。以期維持大局。弭患未萌。
諭軍機大臣等。英翰奏報提督自皖起程日期一摺。提督劉銘傳
久經戰陣。忠勇過人。茲經英翰遵諭令其北來。該提督即於上
月二十九日。由六安起程。循淮下駛。取道山東赴直。是其報國
之忱。久蘊於中。聞召即行。尤非諸將所及。覽奏之下。嘉慰實深。

現在天津之事。雖未就緒。尚不至即行決裂。若遽令該提督帶兵赴津。恐滋洋人疑懼。前據曾國藩奏。銘軍係百戰之兵。但駐防過久。恐於戰事稍疏。若令劉銘傳親出統馭。不難頓復舊觀等語。該軍現紮滄州靜海一帶。即著曾國藩傳知該提督馳赴該營。督飭所部將士。勤加訓練。俾此軍悉成勁旅。以備折衝。萬一洋人難以理諭。釁端自彼而開。朝廷必假該提督以事權。用展其才。如此事即有轉圜。毋須用武。屆時當令李鴻章傳諭該提督來京陛見。本日發去白玉搬指一箇。白玉翎管一支。大鑲一把。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兩箇。著曾國藩交劉銘傳祇領。以示褒獎。正在寄諭間。據魁玉奏稱。兩江總督馬新貽猝被行刺。因

傷出缺。已將曾國藩調任兩江總督。直隸總督著李鴻章補授

矣。兩江職任綦重。曾國藩前在江南多年。情形既多熟悉。布置

尤為得宜。刻下交卸在即。務當遵奉昨日諭旨。嚴飭地方文武

員弁。將在逃首要各犯。儘數購獲。並會同毛昶熙丁日昌成林

將現獲各犯。詳細研究。務得實供。其羅淑亞照會內所指各節

該督等亦當逐一詳訊。取具張光藻劉傑切實親供。以期及早

結案。毋令枝節橫生。李鴻章現在行抵何處。著即馳赴天津接

篆。所部各軍。仍著分飭郭松林等。於直隸邊境獲鹿一帶。及河

北彰德山西平定等地方分紮。以防回匪竄擾為名。不可稍動

聲色。正定一帶。近聞有游勇滋鬧洋人教堂情事。著曾國藩李

鴻章嚴飭各營將領。就近彈壓兵民。毋得從中搆釁。儻有假冒該營勇丁及別處游勇藉端滋事者。並著隨時訪拏懲辦。綏靖岩疆。

又

諭。見在津事未結。長江防範事宜。最關緊要。本日據英翰奏江面扼要。以靖江。江陰之間。為第一門戶。其次則焦山兩岸。亦為險要。馬新貽已遴黃翼升東下。面商機宜。並因下游兵船。不敷分布。須合上游數省全力。方可備豫萬全等語。與昨日寄馬新貽諭旨。適相脗合。魁玉現署督篆。責無旁貸。即著隨時咨商李瀚章英翰劉坤一郭柏蔭同心協力。迅速妥籌。湖北江西兩省。何

處可以助兵。何處可以助餉。想李瀚章郭柏蔭劉坤一素顧大局。必能不分畛域。悉心區畫也。黃翼升現在行抵何處。所有楚皖水師。籌辦江防之處。著與各該督撫等嚴密圖維。以資備禦。

戊戌。庫倫辦事大臣張廷岳阿爾塔什達奏。自俄國在庫倫設立領事官以來。喀爾喀地方情形。無不周知。本年春間。聞西愛曼有警。該領事官即調該國馬隊。聲言保護買賣。經奴才等攔阻再三。猶調到一百名。晨夕操演。雖不滋事。而窺其情形。不無叵測。設庫倫有事。該國必竭力幫助。一經獲全。即藉以多方要求。將何以飽其無厭之請。且俄人伎倆。善於遇事生風。因人成事。以求利益。是以奴才等籌商

擬請

飭下甯夏派兵盤查以清竄匪之來源綏遠城派兵搜捕以絕踞匪之根株總期及早蕆事不但遊牧得安亦可免俄人之窺伺矣

諭軍機大臣等張廷岳等奏春間西愛旻有警俄國領事即調到該國馬隊百名在庫倫晨夕操演等語此項馬隊雖不滋事而亦不可不防著張廷岳等隨時籠絡留心查察毋稍大意

已亥閩浙總督兼署福建巡撫英桂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現在各省沿江沿海口岸設立防兵能否真實可靠著英桂

嚴飭各該處帶兵各員。隨時訓練。實力整頓。並將現在辦理情形詳細具奏等因。欽此。伏查各國傳教。名為勸人為善。實則流毒無窮。蓋華民入教者。皆非安分之徒。其教士又多方包庇。遂有所扶持。任意欺害良民。即無迷拐採割之事。而民教已積不相容。釁端易啟。況洋人動以兵船恐嚇。凡有血氣者。莫不痛恨同深。天津一案。實由洋人頻年肆毒。激成眾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然法國選事尋釁。今既殺其領事洋人。毀其教堂旗幟。彼必以戰相挾。冀遂其非理之請。無厭之求。沿海各省。誠不可不亟籌防範。閩省沿海口岸。向無專設防兵。自同治三年以來。特有大隊楚軍。分紮遺

用。近因庫款支絀。節次將勇撤裁。現駐上下游者。皆係地
方緊要。酌留緝捕。每處不過二三百名。或數十名。不成隊
伍。至額設水陸標兵。為數本鉅。自裁兵以後。亦覺地大兵
單。隸水陸提標及鎮標者。由提臣總兵親率操防。隸省標
者。由臣與將軍派員管帶。分隊訓練。技藝漸精。若令禦侮
折衝。不敢謂真實可靠。然兵勢之強弱。全在統領之轉移。
即如水陸提標兵丁。經提臣李成謀大奮訓練得力此
其明證也。臣就閩省情形。再三籌度。現在福州。廈門。臺灣
通商三口。各國教士洋商。因聞天津之信。恐羣起而攻。不
免陰懷疑慮。經臣率屬示以鎮定。始各相安。臣復密飭沿

海道員各於保護之中。兼寓防範之法。竊思通商口岸。各國均有教士洋商。雖暗中聯為一氣。而明則各立門戶。儻布置稍露聲色。則彼族共起猜嫌。尤恐內地奸民。乘機生事。設或別生枝節。在彼更易藉口。恭繹

諭旨。飭疆臣暗中防維。凡洋人之情勢。均在

聖明洞鑒之中。臣擬將福州一口。先就平日操演之兵。假保護彈壓為由。重加簡選。新任福建陸路提臣江長貴現已到閩。署提臣羅大春交卸在即。已密函屬其於交卸後迅速來省。統率所選各兵。認真訓練。實力整頓。應否另行募勇調兵。俟羅大春到省。臣與福州將軍文煜並在省司道會商

妥籌。福州沿海一帶團練。志切同仇。隨時皆堪以號召。總理船政大臣沈葆楨輿望攸歸。如須號召團練。臣當商同沈葆楨激勸而召用之。其廈門一口。咨商福建水師提臣李成謀會同興泉永道酌集師船。勤加訓練整理。惟臺灣孤懸海外。防不勝防。且兵力更單。人心浮動。較福廈二口。尤覺可虞。現已責成臺灣鎮道團結民心。簡練兵勇。密為防範。仍不得遇事張皇。致匪類潛謀蠢動。先啟內顧之憂。英桂又奏。再天津切近畿輔。全局所關。該處教堂之案。萬一事有決裂。彼必厚集兵船赴津。以全力圖之。大學士直隸督臣曾國藩奏

旨駐紮天津。計已統籌形勢。布置周密。惟近畿一帶。似宜添調重
兵。以為曾國藩犄角。俾壯聲威。查湖廣督臣李鴻章部下
戰士數萬人。皆係久經戰陣。現在西陲軍事。陝甘督臣左
宗棠足以獨當。擬請
飭調李鴻章統率所部。迅由間道疾趨。在於近畿擇要扼紮。
諭軍機大臣等。英桂奏遵籌防範海口情形。請飭李鴻章馳赴近
畿。各摺片。據稱福州廈門臺灣三口。各國教士洋商。因聞天津
之事。不免陰懷疑慮。該督密飭沿海道員。各於保護之中。兼寓
防範之法。所籌尚妥。刻下天津之事。辦理尚無眉目。能否不致
起釁。殊難豫料。近畿地方。現已密為布置。外省沿江沿海口岸。

均應先事綢繆。未可稍涉大意。近據李瀚章。丁寶楨。馬新貽。英翰等。先後覆奏。均已密籌戒備。英桂現擬令羅大春赴省統率標兵。認真訓練。即著督飭該提督實力整頓。務使一律精壯。足備禦侮折衝之用。應否另行募勇調兵。並著酌度情形。妥籌辦理。其厦門師船。著咨會李成謀加意操練。藉資調遣。臺灣地方。責成該鎮道一體籌防。以期有備無患。此時洋人並未開釁。該督務當不動聲色。督率所屬。慎密籌辦。不可過事張皇。方為妥善。李鴻章前已令其帶兵馳赴直隸邊疆。以防回匪為名。現已調補直隸總督矣。

江西巡撫劉坤一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九年

六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天津教民啟釁。洋人動以兵船恐嚇。訛索多方。雖兵端不必自我而開。然暗中防維。實屬刻不容緩之舉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思患豫防。整軍飭武之至意。臣查防禦洋人。固在水師得力。亦必輔以陸師。江西九江府。係通商口岸。現有湖口鎮所轄長江水師三營。均屬百戰勁旅。臣遞次咨會該鎮丁義方。勤加操練。以期士氣常新。此外如本省所留水師三軍。亦足以資臂助。惟船隻太小。應照長江水師。量為更換。每船並加勇丁二名。庶為合用。陸師則有九江鎮所轄各營四千餘人。應照督臣馬新貽練兵章程。及時整頓。惟江西

兵少額足。將來兵無可減。即餉無可增。臣與該鎮黃開榜往返札商。擬即變通辦理。先行抽練千名。練熟。仍撤歸伍。再行抽練千名。抽練則增餉。歸伍即停支。則餉不常增。而兵可悉練。該口有事。不惟現練之兵。可壯聲威。即已撤之兵。亦易驅策。俟該鎮練有頭緒。而後推行贛州鎮標。所增餉糈。統於釐金項下彙實開報。此外所留分防各屬營勇。共二千七百餘名。先擇亮字藻字兩營。各令添募二百名。足成五百名。俾厚其力以備調遣。餘俟將來相機酌增。此江西目前辦理情形也。抑臣更有請者。一綫長江。江蘇貫其門戶。蘇省有警。則沿江各省。或兵或餉。應即併力相援。

萬一洋船已駛入江。則上游邀之於前。下游截之於後。長江節節有險可守。洋人必無能為。若各存畛域之見。初以未入境而安之。繼以已出境而置之。洋人注攻一處。其勢恐不能支。應請

旨飭下沿江督撫。豫事籌商。共為犄角之勢。免致臨時觀望。至沿海各省。於和局決裂之時。應即一律停其通商。封其行棧。一口有變。則各口皆然。一國有變。則各國皆然。蓋洋人遠涉重洋。一切食用。不能不就近取給於中土。果能嚴斷接濟。彼將不戰自窮。至於各口行棧。洋人所費。已屬不貲。其中寄頓貨物。奚啻億萬。棄之則其財可惜。守之則其力必

分我識操縱得宜。當可以繫其心而阻其氣。儻一口用兵。而各口之交易如故。一國啟釁。而各國之交易如故。洋人挹彼注茲。陽分陰合。用我之物力。且招我之民人。聚而攻我。而又別無顧慮。得以長驅而前。安得不坐受其敝。此次法國天津之案。英美等國。在京則懇請分別保護。在滬則多方安慰華人。亦若事起法國。與各國無與。事在天津。與各口無與。乃該各國兵船。已相繼北上。相助為惡。可見洋人脣齒是固。狼狽為奸。正無俟我絕之而始合以謀我也。

應請

旨飭下沿海各省。無論何國稱兵。所犯何口。即應概行封港。並設

屬禁以杜漢奸。其境內洋樓。應否即時焚毀。抑暫撥兵據
守。是在隨地察看機宜。在我互為聲援。在彼互受牽制。則
洋人之志懾矣。夫沿海防禦。已較沿江為難。然今日負而
明日勝。今日棄而明日取。必要於成功。不在爭此一朝得
失。惟畿輔重地。其應如何部署。務期計出萬全。各省之用
剛用柔。亦視此為緩急。我
皇上神謨廣運。固已勝算全操。而微臣識類芻蕘。不敢不上備
朝廷采擇。謹恭摺密陳。
諭軍機大臣等。劉坤一奏籌議防務情形一摺。據稱水師現經總
兵丁義方勤加操練。陸師照馬新貽練兵章程。及時整頓。並添

募營勇。籌厚兵力等語。即著劉坤一認真辦理。以備不虞。至所
陳沿海各省。於決裂時。一律停其通商。封其行棧。一口有變。各
口皆然。一國有變。各國皆然。該撫於夷務情形。尚未深悉。洋人
聯駢相依。遇事必相聯絡。且此案誤傷俄英北意之人。各國均
有連橫之勢。即使和局決裂。亦應分別辦理。以解散其黨與。若
概予拒絕。轉恐合而謀我。益難措手。現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王大臣與法使再三辯論。尚不致遽行決裂。而江防仍應實力
籌辦。以壯聲援。前有旨諭令兩江總督將上游各省防守。咨商
劉坤一。李瀚章悉心籌畫。遇有警信。即可首尾相應。免為敵人
所乘。劉坤一與各該督撫會籌布置。仍當不動聲色。密為備禦。

不可稍涉張皇。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五